

大家读大家



经典常谈  
诗言志辨  
国文漫谈

朱自清著

# 朱自清讲 國學



金城出版社

邓启超 梁漱溟 冯宗洞 程树德  
鲁迅 翦伯赞 陈寅恪 季羡林  
郑振铎 蔡元培 胡适 马寅初 黄侃  
沈兼士 张岱年 康平 姜亮夫 钱夏  
冯友兰 小伯 王国维 叶圣陶 朱自清  
闻一多 吕思勉 钱穆 阿英

大家读大家



朱自清著

# 國學

朱自清講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自清讲国学/朱自清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80251-043-2

I. 朱… II. 朱 III. 国学—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249 号

朱自清讲国学

---

作 者 朱自清  
责任编辑 陆建伟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1-043-2  
定 价 38.00 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出版说明

“大家读大家”丛书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读大家”是一套面向我们大家的书。丛书旨在编辑出版大家喜欢的好书，丰富我们的读书生活，并由此增益我们的知识、陶铸我们的品格、启迪我们的智慧……只要我们不缺乏进取心、求知欲、思想力，也许还有品位，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拥有它。

“大家读大家”是一套展示文化精品的书。丛书所编选的书都是大家名作。这里的大家，有的是为人景仰的硕学大师，有的是奇峰突起的后学新秀，有的是自成一家之言的草根大众。也就是说，丛书所收的每一种书都足够厚实，买它物有所值，读它开卷有益。

“大家读大家”是一套开放性的书。丛书的选题既有磅礴如交响乐的大题目，也有灵动如轻音乐的小话题；既有紫绶色的国学，也有蔚蓝色的西学；既包括社会、人文科学，也包括文学、艺术杰作；既有权威的话语，也有草根的声音。

“大家读大家”严肃而不古板。丛书严肃地拟定选题，严肃地撰著，严肃地编辑，严肃地装帧印制……严肃出一个好的质量来。同样，求知问学的事情从来就不是游戏的态度所能奏效，读书也需要严肃。但丛书并不古板，没有道学面孔，没有师尊威仪，没有高头讲章——假如有，我们透过纸面，一定能看到作者脸上漾溢着春风般的人文情怀，眼中充满着对我们不断进取的期望。

“大家读大家”浅近而不媚俗。丛书的新作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旧著则尽可能地做一些通俗化、大众化的处理。浅近，是为了贴近我们大家，也是为了我们大家能够走近乃至走进那些大家名作。但丛书绝不媚俗——用揭秘权谋撩逗人性，用灌输甜腻麻醉人心；因为，读书总是应该使人向善、清明。

“大家读大家”要靠大家捧场——给予支持，给予指教，给予批评。对此，先给大家道谢了！

“大家读大家”首批推出的几种，是有关国学的。这并不是赶时髦，因为这里的国学与正被热炒的“国学”有些不同。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国学。

朱自清先生不主张用“国学”这个概念，认为它“笼统”；但《经典常谈》谈的主要是“十三经”，难免与国学挂上钩，说它是一部极好的国学入门书当不为过。作为国文教员，朱自清先生发表过许多相关的文章，有指导阅读的，有鉴赏诗文的，都见解独到，颇能给人启迪。这方面文章的一部分，编成了本书的第三辑“国文漫谈”。《诗言志辨》是一部研究《诗经》的专著，是有关国学的的一个专门课题，从中可以见出先生学问的精到与深湛。

此次整理，完全忠实于原著，只是对个别问题作了技术性处理，以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整理所用底本为上海文光书店 1947 年版（《经典常谈》）、上海开明书店 1947 年版（《诗言志辨》）等，也参考了一些解放后出版的校点本。不足之处，敬请大家赐教。

##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代总序）

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像，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刘项原来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 目 录

## 第一辑 经典常谈

|              |    |
|--------------|----|
| 序 .....      | 3  |
| 说文解字第一 ..... | 5  |
| 周易第二 .....   | 12 |
| 尚书第三 .....   | 18 |
| 诗经第四 .....   | 23 |
| 三礼第五 .....   | 28 |
| 春秋三传第六 ..... | 33 |
| 四书第七 .....   | 38 |
| 战国策第八 .....  | 43 |
| 史记汉书第九 ..... | 47 |
| 诸子第十 .....   | 57 |
| 辞赋第十一 .....  | 65 |
| 诗第十二 .....   | 71 |
| 文第十三 .....   | 80 |

## 第二辑 诗言志辨

|              |     |
|--------------|-----|
| 序 .....      | 97  |
| 诗言志 .....    | 100 |
| 一 献诗陈志 ..... | 100 |
| 二 赋诗言志 ..... | 108 |
| 三 教诗明志 ..... | 112 |



|                |     |
|----------------|-----|
| 四 作诗言志 .....   | 118 |
| 比 兴 .....      | 131 |
| 一 毛诗郑笺释兴 ..... | 131 |
| 二 兴义溯源 .....   | 141 |
| 三 赋比兴通释 .....  | 151 |
| 四 比兴论诗 .....   | 162 |
| 诗 教 .....      | 168 |
| 一 六艺之教 .....   | 168 |
| 二 著述引诗 .....   | 173 |
| 三 温柔敦厚 .....   | 182 |
| 正 变 .....      | 193 |
| 一 风雅正变 .....   | 193 |
| 二 诗体正变 .....   | 205 |

### 第三辑 国文漫谈

|                       |     |
|-----------------------|-----|
| 古文学的欣赏 .....          | 223 |
| 论雅俗共赏 .....           | 227 |
| 论逼真与如画 .....          | 233 |
| 论“以文为诗” .....         | 241 |
| 再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 | 248 |
| 陶诗的深度 .....           | 251 |
|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 .....        | 258 |
| 王安石《明妃曲》 .....        | 265 |
|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     | 268 |
|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    | 293 |

第一辑 经典常谈





##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

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甚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甚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sup>①</sup>；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甚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的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sup>①</sup> 《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



仓颉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毋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

《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 1899）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 1300）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



《说文解字》书影



籀文

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sup>①</sup>。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

《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二”（上）“二”（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二”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二”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戈”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戈”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

<sup>①</sup> 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